



译文
新流行

情感

爱情笔记

【英】阿兰·德波顿 著 孟丽 译



Alain De Botton

Essays in Love a novel



上海译文出版社

新流行
译文

情感

爱情笔记

【英】阿兰·德波顿 著 孟丽 译



Essays in Love a novel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爱情笔记/(英)波顿(Botton, A. D.)著;孟丽译.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2001.12
(译文新流行·情感)
书名原文:Essays in Love
ISBN 7-5327-2710-6

I.爱... II.①波...②孟... III.长篇小说-英国-
现代 IV.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47009 号

Alain De Botton
Essays in Love (a novel)

Copyright:1993 By Alain De Botton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International
Literary Agency
(Simplified)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2001 Shanghai Translation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图字:09-2001-112号

爱情笔记
〔英〕阿兰·德波顿 著
孟丽 译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书刊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8.875 插页 2 字数 150,000
2001年12月第1版 2001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0,001—7,000册
ISBN 7-5327-2710-6/I·1571
定价:14.90元

情 爱 如 斯

——译序

“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一对情人、在一家中国餐馆里庆祝生日、西方社会的一个夜晚、二十世纪即将结束的时候。”(第十章)

人类爱情的历史是那样悠远丰富,当现代人想要作爱的表白时,如本书中处于上述的文化背景之中的主人公那样,“Love”或“爱”这些因为过度使用而沉闷无味的词还能精确地表达我们的情感状态吗?继续使用这些词语就好比睡在别人肮脏的床单里,难道我们不应该找到与所爱之人的独一无二相称的表白?

这是英国作家阿兰·德波顿发出的疑问。也许一千个人会有一千个答案,因为你我都有自己独特的爱情故事与心理体验,这是人生成长必然经历的岁月,真正爱过,谁没有刻骨铭心的感受呢?

对于德波顿来说,爱情也许还有另外一些内容,于是就有了《爱情笔记》,就有了关于爱情的诸多思想片段整合而成的一个好读的故事;思想的小说式图解也得以在

这关于爱情的文本中褶皱生辉。

小说当然得有小说的情节。《爱情笔记》的情节极其简单,讲述的是一个当代的爱情故事:一对英国青年结识于巴黎至伦敦的客机上,随后交往,同居,分手。结构很完整,开头是邂逅,至十六章到达爱的顶峰,十七章到最后一章讲述了爱情的迅速逝去,结尾拉开了另一次爱情的幕布。读者对于这类情节也许并不陌生,毕竟在琳琅满目的文学作品的海洋里,已经有太多诸如此类的故事。但是《爱情笔记》的精彩之处就在于,故事本身并不是作者重墨涂彩的地方,情节已经让位于灵巧的哲思,作品充满了思考性段落,而在这关于爱情的诸多思考中,有一种明慧而清晰的辩证联结。作者自始至终是从主观的、内省的角度来表达、来探索爱情的意义和本质,从整个爱情故事中凝结出比生命更为持久的爱情哲理,充满了西方审美智慧与哲学情怀。

翻开这部自传体式的小说,我们首先领略到的就是一种精妙的手法,一种全新的阅读体验,作者以数字来标示每一个段落,而每一章节又是一个哲思单元,有对邂逅的神奇遐思,有吸引对方的惶惑失态,有爱和自由的平衡,有情爱创造的私密空间,有熟悉后的倦意与重新发现,有对幸福的恐惧,有奇妙的爱情恐怖主义,有心理宿命论,有自设的基督情结……凡此种种都是爱情可能经历的段落,在作家的笔下都成了有趣的话题。德波顿以

戏而不谑的方式生发出充满机锋的笑话与漂亮有趣的细节。

作者知识丰富,以西方悠久的文化、历史为底蕴,从苏格拉底到柏拉图,从霍布斯到尼采,从司汤达到普鲁斯特,从乔瓦尼到科比西埃,广泛涉猎西方哲学、心理学、伦理学、文学、宗教、美术、建筑,旁征博引,生发新意。而这一切都是用现代人的目光采撷精华,归于解析,探索一个中心:人类的爱情。其中蕴藏的诗意、幽默、哲思、智慧,如行在山阴道中,令人目不暇接。道出了爱情生活中人人俱有的微妙感受,表达出人类共同的心灵之语。

也许我们该说,德波顿确实是一位深刻的思考者,不论是在激情的颠峰还是在失恋的低谷,他始终能够让书中的“我”把握对人物心理的细致观察,捕捉意识流中一刹那间的情绪波动与思想转折,将之如实地记录下来,从而把恋爱中的人们错综复杂、变化万端的心理状态描摹得淋漓尽致。书中的“我”不管是被哪种多么感性的情绪或氛围包围着,都始终保持一份冷静,用理性和逻辑从中寻找规律和秩序。德波顿将掩身在男女情爱之中的五彩斑斓的感受化为流动的文字,营造出一份似乎能够加以触摸的妩媚多姿的总体情绪,让爱情澄清洞明,无处遁形,昭然于众,同时全文的整体氛围又是睿智、幽默的。

毕业于剑桥的德波顿除了英语,还精通法语、德语,西班牙语(他是西班牙后裔)。虽然年仅三十一岁,但他

的作品已经被译成二十多种语言。《爱情笔记》于1993年出版,是他的第一部小说,一经发表就引起轰动,德波顿因此也被誉为“英国文坛的一朵奇葩”。他的第二部小说《浪漫主义运动》于隔年出版,曾入围法国费米那文学奖,而第三部以传记艺术为题的《吻和说》在一九九五年出版后同样大受各界瞩目。励志型的《拥抱似水年华》是他的第四部作品,也是第一部非小说,以作家作品解读的方式给现代人的生活提供种种参考,于一九九七年出版后立刻成为畅销名作。德波顿认为“哲学不应是躲在象牙塔中的文字游戏,而要成为帮助人们解决心灵伤痛的良药”,于是就有了他的新作《哲学的慰藉》。目前,德波顿正在创作他的又一本作品《旅游笔记》,相信“这位恐怕连扫帚的传记都可以活灵活现地写出来的作家”(英国著名评论家菲利普·格雷兹布鲁克语)带给读者的将是又一个惊喜。

德波顿的一系列作品都从西方经典的哲学、心理学和文学中汲取资源,讨论现代人的生活,为生活中令人困惑的问题提出解决方案,他的作品最大的特点是以思辨见长。《时代周刊》盛赞他为“英国的笛卡尔”。正因为此,他的小说读来给人一种思想的饕餮,智慧的点染,趣味的愉悦。容量如此之大的作品翻译起来当然甚为费力,故译者时时惴惴不安,尤恐错误地领会了作者的意图,违背了作者的佳思妙构。有幸的是,虽然未能亲炙其

面,有些不易理解之处还是通过互联网得到了阿兰·德波顿的亲自指点,电子邮件成了他缕述自己作品内涵的渠道,使译者受益匪浅,同时也倍受鼓舞。在此谨致谢忱。

译者

目 录

情爱如斯 译序	1
第 一 章 爱情宿命论	1
第 二 章 理想的描述	13
第 三 章 诱惑的潜台词	21
第 四 章 真实的自我	36
第 五 章 灵与肉	51
第 六 章 马克斯兄弟式思维	61
第 七 章 不和谐的音符	78
第 八 章 爱情与自由	90
第 九 章 美丽的含义	103
第 十 章 爱的表白	112

第十一章	你爱她什么	125
第十二章	怀疑与信念	134
第十三章	亲密	139
第十四章	“我”的确认	150
第十五章	情感的间歇	166
第十六章	惧怕幸福	183
第十七章	挛缩	194
第十八章	爱情恐怖主义	207
第十九章	善与恶的彼岸	218
第二十章	心理宿命论	231
第二十一章	自杀	242
第二十二章	基督情结	248
第二十三章	省略的时间	255
第二十四章	爱情的课堂	261

第一章

爱情宿命论

1. 尘世间,没有什么比对爱情命运的渴望更强烈的了。然而,多数时候我们不得不与无法理解我们灵魂的人共度人生。如果我们相信(与这个理智时代的所有准则相反),终有一天,命运会安排我们与梦中情人相会;或者有些迷信地幻想:冥冥之中有一个正是我们无尽思念的人,难道我们不能得到理解和原宥?也许我们的祈祷永无回应,也许彼此的心灵永难沟通,如果上天对我们还有些许怜悯,难道我们不能期盼在一次邂逅中与心仪的王子或公主不期而遇?难道我们不能暂时摆脱理性的责难,仅仅把这当作是浪漫人生中一次无可避免的心灵体验?

2. 在十二月初的一个上午,十点左右,我坐在英国航空公司喷气式飞机的经济舱里,从巴黎回伦敦,全无体验爱情或是邂逅故事的心理准备。飞机刚刚飞越诺曼底海岸的上空,冬天的云层散开退去,下面是一览无遗的碧蓝海水。我百无聊赖,心思不定,拿起一本航空杂志,漫无目的地读着上面假日旅店和机场服务设施的介绍。飞机尾部引擎的微微颤动、机舱里宁静的灰暗色调以及乘务员甜甜的微笑令人心情略觉惬意。一位乘务员推着饮料和点心从走道上过来了。尽管我不饿也不渴,但在这飞机上,我产生了想吃点东西的模糊感觉。

3. 我左边的乘客也许有些忧郁,她取下耳机,仔细研究起她前面椅袋里的安全指示卡。卡片上描述了理想的坠机情形:乘客平静地软着陆在地面或水面,女士们脱掉高跟鞋,小孩熟练地给防护衣充气,机身尚未破损,汽油也奇迹般地没有燃烧。

4. “如果飞机出事,我们都会死掉,这些注意事项究竟有什么用?”她似乎在自言自语。

“这样或许能使人们感觉安全一些,”作为惟一的听众,我回答说。

“说真的,这倒是不错的死法,快速,特别是当飞机落

地时正好坐在前排。我有一个叔叔就死于飞机失事。你认识的人有没有那样死的？”

没有,但我没来得及回答,因为有位乘务员过来(她不知道她的乘客们这会儿正对航空公司的职业道德产生了怀疑)给我们送午餐了。我要了一杯橙汁,正准备把一盘三明治还回去时,我旁边的这位旅伴小声地说:“拿着,给我吃,我很饿。”

5. 她留着栗色短发,后颈露了出来,水灵清澈、如绿潭一般的大眼睛回避着我的目光。她身着蓝色衬衫,膝盖上放着一件卡迪根式的灰色开襟羊毛衫,肩头瘦削,显得弱不禁风,从粗糙不齐的指甲看得出她经常啃手指头。

“我真的没抢你的午饭?”

“一点都没有。”

“不好意思,我还没有自我介绍呢,我叫克洛艾,”她一边说,一边有些拘谨地从扶手上伸过手来与我握了一下。

接着,我和克洛艾各自介绍了自己的情况。克洛艾说她是在到巴黎参加一个贸易会议回来。她曾就读于皇家艺术学院,从去年起在索霍区的一家时装杂志社做平面设计工作。她出生在约克郡,但小时候就搬到威尔特郡去了,现在(二十三岁)独自住在伊斯灵顿的一套公寓里。

6. “但愿他们没有把我的行李弄丢，”当飞机开始在希斯罗机场降落时，克洛艾说，“你有没有担心过？”

“没有，不过我倒是碰上过这种事，已经两次了，一次在纽约，一次在法兰克福。”

“唉，我一点也不愿意出行，”克洛艾叹了口气，咬着食指尖。“甚至更讨厌回来，我真是患了归来恐惧症。每次我离开一段时间，就总想我不在时会发生什么可怕的事情，要么水管破了，要么工作丢了，或仙人掌死了。”

“你养仙人掌？”

“有好几盆呢，已经养了一段时间了。属于阴茎崇拜吧。不过我曾在亚里桑那过了一个冬天，真有点被它们迷住了。你养宠物吗？”

“养过金鱼。”

“后来呢？”

“那还是几年前，我当时和女友同居。有一天她关掉了鱼缸里的通气管，鱼都死了，我想她多半是出于妒忌。”

7. 我们天马行空般地闲聊着，微妙地捕捉彼此的性情，犹如漫步在蜿蜒崎岖的山间小径，轻掠淡远山色，直到飞机轮胎落地，引擎反向转动，飞机滑向航线终端，准备将它的乘客卸在拥挤的人检大厅。在取好行李，通过海关检查时，我已经爱上了克洛艾！

8. 惟有当生命走到尽头,我们才知道自己的爱之所在。但是与克洛艾相识不久我就似乎找到了爱的归宿。审视自己所有可感知的情感和这情感可能的接受者,我无从确定为何突然之间对克洛艾产生的竟然是爱情。我不知晓这生成过程的内在动力,而且也只能藉人生的阅历来确证这些感受。我惟一能交代的就是在我回到伦敦后过了几天,克洛艾和我共度了一个下午的时光。接着,在圣诞节前的几个星期里,我们总是一起在伦敦西区的餐馆共进晚餐,然后去她的房间做爱,欢度良宵。好像这一切既是最陌生却又是最自然不过的事情。她和家人一起过圣诞节,我和朋友去了苏格兰,但我们却发现自己每天都要跟对方通电话,有时一天竟达五次之多。并不是特意要说点什么,只是因为我们都感到自己从未与人这样交谈过,以前都在奉行中庸之道,在自欺欺人,只是到现在这一刻我们才最终领悟了另一个人,也才最终为对方所领悟。等待(本质上是对救世主的等待)终于结束了。我意识到,她就是我痴痴寻找了一生的女子,一个符合我梦想的精灵。她的微笑、她的双眸、她的幽默、她的书癖、她的焦虑、她的智慧,她所有的一切都与我的理想完全吻合。

9. 我感觉我们是如此地天造地设(她不仅将我的话补充完整,她还使我的生命不再残缺),以至我不能认

为邂逅克洛艾只是一次偶然的巧合。我失去了带着无情的怀疑论——虽然有人认为它是必要的——来思考命定这个问题的能力。这不是所谓的迷信，克洛艾和我找到诸多的细节，尽管都是一些琐碎之事，来证实我们直觉的感受：我们命中注定为彼此而生。后来才知道，我们都出生在双数年份的同一个月午夜前后（她是在晚上十一点四十五分，我是在凌晨一点一十五分）；我们都学过竖笛；都在学校排演的《仲夏夜之梦》中扮演过角色（她演海丽娜，我演忒修斯）；我们左脚脚趾上都有两颗大大的痣；同一个后臼齿上都有条裂缝；我们都有在阳光下打喷嚏的习惯；都喜欢用餐刀挑出番茄酱；甚至我们的书架上都有同一个版本的《安娜·卡列尼娜》（牛津出的老版本）。也许是些微不足道的小事，但是，这难道不足以使信徒们找到宿命论这样一种全新的宗教？

10. 我们让存在得以升华，获得意义；我们赋予时间本身并不具有的情节性。克洛艾和我把我们在飞机上的相遇神化为爱神阿佛罗狄特的安排，充满古典和神秘气息，是爱情故事的第一场第一幕。自我们降临凡尘，宇宙中就有一位伟大的神灵在微妙地改变我们的运行轨道，终使我们能在这一天邂逅在巴黎至伦敦的班机上。一切于我们而言已经如愿以偿，所以我们可以忽略那没有发生的无数故事，忽略因为错过飞机或忘了电话号码而不

能得以书写的浪漫。就如历史学家一样,我们适时无误地走进故事。我们忘却凡事都存在偶然性的一面,从而错误地编织了一个个动听的浪漫情节,有悖于黑格尔和施本格勒^①对我们生活的理性认识。作为故事的叙述者,我们把飞机上的邂逅美化为天意的安排,为我们的命运找到太多的因果联系,这样实在是过于神秘兮兮,或者(仁慈点说)太富于文学色彩。

11. 我们当然应该更理性地看待此事。克洛艾和我都不是经常来往于巴黎和伦敦,我们也从未对自己的旅行作过定期的安排。克洛艾在最后一刻被她的杂志社派去巴黎,因为副主编恰好病了。而我之所以去则是由于在波尔多的建筑任务碰巧提前完成,才使我有足够的时间到巴黎,在姐姐那儿逗留几天。在我们计划回英国那天,两国的航空公司从戴高乐机场到希斯罗机场共有六趟九点至午餐时间的航班。虽然我们都打算在十二月六日下午早些时候回到伦敦,但是都是在最后一分钟才确定到底乘哪架班机,这样,从一开始我们乘坐同一次班机(即使不一定是相邻的位子)的数学概率就是三十六分之一。

^① 施本格勒(1880—1936),德国哲学家。